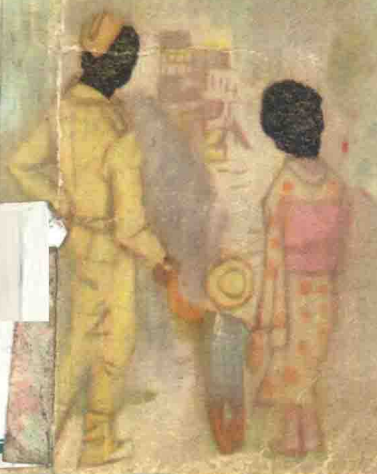


人性的证明



人性的证明

〔日〕 森村 诚一 著

王智新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10 11 1100

一九七九年·南京

581

责任编辑 李景端
封面设计 朱成梁
文内插图 肖 雨

人 性 的 证 明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450,000册

书号：10100·333 定价：0.78元

编 者 的 话

推理小说(即侦探小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日本极为风行的一种小说。这种小说,运用富有逻辑性的推理手法,把错综复杂、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一层一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随着案情的侦破,时而感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时而又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因而读起来饶有趣味,引人入胜。

本书作者森村诚一,是日本推理小说作家中的后起之秀。他一九三三年出生于埼玉县熊谷市一个经营饭馆的商人家庭,一九五八年毕业于青山学院英美文学专业。他在一九六九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推理小说《高楼的死角》,曾获得第十五届江户川乱步奖。此后他陆续发表了五十多篇长篇或短篇推理小说,成为日本近年来名盛一时的畅销书作家。

《人性的证明》被日本评论界誉为日本推理小说的一大杰作,获得第三届角川小说奖。小说一九七七年出版后多次再版,短短时间内畅销了三百余万册,报刊、电台极力宣传,接着又改编拍成电影,其影响之大,为近几年日本文坛所罕见。

一部推理小说,何以会有这样大的影响?除了小说的情节曲折,推理的逻辑性较强,故事的展开扣人心弦等原因以外,主要是作者通过一起谋杀案的侦破,触及到了日本以及美国现实中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小说主要叙述一个红极一时的家庭问题女评论家八杉恭子,为了掩盖她早年同一个

44203/08

黑人同居，保住自己和丈夫的显赫地位及名誉，竟亲手刺死自己的混血儿儿子，又谋害知情人以图灭口。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竟以“家庭教育问题权威”自居，道貌岸然地在电视台上招摇撞骗。更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杀人犯为了沽名钓誉，不惜以儿子恭平为工具，大演什么“母子通信”、“模范母子”的双簧戏，可是实际上这个恭平，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阿飞流氓，他们母子间背地里完全是一种尔虞我诈的互相利用的关系，其结果终于导致恭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八杉恭子一家人的关系中，人们不禁想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名言，“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一点正是值得人们在读完小说之后加以回味的。

小说作者把八杉恭子这种人的丑恶灵魂，放到侦破一起谋杀案这样特定的环境中加以鞭挞，并通过侦破与反侦破的斗争，更形象更典型地加以暴露，其寓意是深刻的。不仅如此，作者还结合侦破的过程，对日本和美国社会所存在的畸形现象和青年人颓废的精神面貌等等，作了一定的揭露，抨击了所谓西方文明的空虚和没落，这就使小说的主题思想更加深刻。同时，作者还巧妙地抓住一顶草帽、一首草帽诗、一只布狗熊等细节，把故事的发展一环扣一环地连接起来，在情节的安排上，别具一格，引人联想。

当然，作者限于自己的环境和认识，没有也不可能对他在书中所提出的问题，都作出正确的回答。例如作者笔下的栋居侦探，曾经是个受人欺压的孤儿。苦难的身世，使他一方面具有同罪恶作斗争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却又憎恨一切

人。他不懂得，他所要憎恨的应该是那种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不应该将一切都归结于人性的有无，憎恨整个人类。此外，书中有些地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庸俗低级的生活方式，作了自然主义的描写，这些需要我们有批判地阅读。

本书根据日本“角川文库”昭和五十二年三月十日第一版译出，少数地方有所删节。

一九七九年十月

主要人物表

乔尼·赫依瓦德	八杉恭子与美国黑人士兵的混血儿儿子
威尔逊·赫依瓦德	乔尼·赫依瓦德的父亲
八杉恭子	日本家庭教育问题评论家
郡阳平	著名政客，八杉恭子的丈夫
郡恭平	郡阳平与八杉恭子的儿子
郡阳子	郡阳平与八杉恭子的女儿
朝枝路子	恭平的情妇
栋居	日本侦探
横渡	日本侦探
凯恩 肖夫坦	美国侦探
小山田武夫	某公司职员，文枝的丈夫
文枝	小山田之妻，新见的姘妇
新见	著名企业家，文枝的姘夫
森户邦夫	推销员，新见的私人情报员
中山种	雾积温泉老招待员，八杉恭子的同乡
静枝	中山种的孙女
大室吉野	中山种的堂妹
谷井新子	八杉恭子家中的佣人

一个异国人之死

当那个男人跨进电梯的时候，谁也没去注意他。在这个汇集了世界各类人种的“集会”中，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

尽管他是黑人，肤色却较浅，近似褐色，黑色的头发也不太鬈曲，脸型有点象东洋人。作为一个黑人，他的个子算是矮的，年龄有二十岁左右，长得非常结实，精悍。但是，他却几乎将整个身体裹藏在此时穿着还嫌早的卡其布西装外套内。

象哪里不舒服似的，他跟等在等电梯的一大帮人后面进入电梯厢时，步履是极其沉重的。

这架电梯是直上本楼顶端的顶层餐厅的快车，不停车的话，升上这一百五十米的四十二层高楼只要用二十八秒钟。现在是一下子上到二十层，然后再根据客人们的要求确定停顿层次。

“请你们把自己要到的层数告诉我。”

穿着印有箭状花纹和服的漂亮的电梯小姐，用日、英两国语言向乘客们打着招呼。

电梯厢无声无息地在垂直的空间移动着。厢内地板上铺着长绒地毯，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在这短暂的时间里，电梯厢内的人们几乎感到与世隔绝了。

大概这些乘客全都去顶层餐厅吧，电梯不停地直向顶层

升去。这时，电梯厢内只有核定载额的十分之七，而且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大家都默默地看着表示电梯上升的闪光指示器。看起来这些人利用空暇到这里来，是要享受今夜豪华的夜宴，同时也是为了炫耀自己的金钱。但只有一个人除外……

电梯几乎丝毫不使客人感到有什么震动，就停在了最高层。电梯厢的门开了，穿着晚礼服佩着小领结的餐厅主任早已恭恭敬敬地鞠着躬，欢迎客人们的光临。电梯小姐用一种温柔的语调告诉大家：“客人们，这儿就是顶层餐厅。”这时，电梯厢内所有的人都鱼贯而出。

能够在这里用餐的人，都是一些有钱的富翁，他们一餐的开销，大概可以养活一百个饿着肚子的人吧。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这样考虑问题。这里要求的是与华丽的装饰和精美的食品相称的服装、风度和支付金钱的能力，至于肚子的空饱，谁也不曾想过。在这极端豪华的餐厅里，食物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可是人们却根本没有觉察到这样的矛盾。

电梯厢空了。不，还有一个人留在那儿。他闭着眼睛，安详地靠在厢壁上，丝毫没有要下去的意思。这就是那个最后上来的穿卡其布外套的黑人。

“先生，先生。”电梯小姐以为他可能是站着睡着了，就用一种最动听的语调招呼他。可是那个人仍然一动不动。电梯小姐突然感到有点不大对头。这个人刚才一直躲在别的乘客后面，情况并不清楚，但那样子总是不大正常。由于皮肤是褐色的，看不出脸色怎样。一眼望去，脸上毫无表情，但又与故意装出的那种若无其事的神态不同。他的脸上仿佛罩上一层死神的阴影。

这时，电梯小姐才发觉，这个男人准是走错地方了。他
那件卡其布外套，脏得油墨发亮，袖口和衣边都磨得起毛
了。身上有好几处沾有泥土似的东西，剪得短短的头发也落
满了灰尘，皮肤干巴巴的，只有那乱蓬蓬的胡子倒很引人注
目。他的手插在外套里面，好象在保护着胸部。

他根本不象是来享受这高雅的晚餐的。一定是搞错了地
方，乘错了电梯。

在这各种各样的人汇集的场所，这种人混进来并不奇
怪。也许这个男人已经发现自己搞错了，准备再回到下面去
吧。电梯小姐这样想着，就开始招呼在走廊里等着下楼去的
客人们：“下去啦。”

这时，只见那个穿卡其布外套的男人的膝盖突然弯了
下来，整个身体靠着厢壁慢慢往下滑，直到全身曲蜷在电梯厢
的地毯上。

电梯小姐吓了一跳，下意识地躲开了。但是，她马上意
识到自己的职责，走上前去问了一声：“先生，怎么啦？”
就准备把他扶起来。直到这时，她还以为这个男人的跌倒，
可能是由于贫血症引起的昏迷，因为在这只用二十八秒钟就
升到一百五十米之上的电梯里，时常有这种现象发生。

她弯下腰去，刚要搀扶那个男人，突然，那人一直被外
套遮住的胸口映入了眼帘。她感到好象有一种红色的东西在
眼中爆炸了。同时，发现那男人脚边那浅茶色的地毯被染成
酱紫色了。

电梯小姐发出了无法压抑的、使人撕心裂胆的惊呼，一
下子从电梯厢跳了出来。走廊上的客人们都吓得仰面朝天，
餐厅主任和服务员也都跑来了。毫无疑问，那个男人已经死
了。小刀从胸前一直插到胸后，只留一个刀柄在外面。由于

小刀的护手柄起到了盖子的作用，伤口没出多少血。那人受了这样的致命伤，还保持了走到这儿的能力，也许是因为没有将小刀拔出来的缘故。

整个餐厅哄动起来了，立即有人打电话报告了警察。

“千代田区平河町的东京皇家饭店的顶层餐厅里，混进了一具被刺的外国人的尸体。”通过“一一〇”号电话接到了这一紧急情报的警视厅通讯总部，马上与正在皇家饭店附近巡逻的巡逻车和管辖那儿的麹町署取得了联系。

麹町署和皇家饭店近在咫尺，警察署人员和巡逻车几乎同时到达现场。时间刚过九点，正是客人多起来的时候。

在这个以离地面最高和饭菜精美引为自豪的超豪华餐厅最热闹的时间里，混进了一具浑身血迹的尸体，那种骚乱的局面真是无法收拾的。

象捅了蚂蜂窝似的，整个餐厅顿时乱成一团。正在品尝着鲜美的炸牛排的客人们，一听到胸口插了一把刀浑身是血的尸体闯进来的消息，几乎要把刚才放进胃里去的佳肴美味全部吐出来。事实上，有的客人已经是狂喷不已了。

妇女们争先恐后地逃跑，却被那凄惨的尸体挡住了去路；孩子们恐惧的哭声引起了大人的抽泣，把人们享受豪华晚餐的雅兴冲出了九霄云外。

警察丝毫不理会惊慌失措的客人们，冷静地进行着检查。但是，这种检查和那正统的现场搜查颇不一样。

将受害者送上来的电梯小姐和同在一架电梯中的客人们证明，受害者确实是从别的场地来的。根据受伤部位和从衣服外面直接刺入这一点看，无法认定是自杀。再从伤势来判断，也不是在电梯厢内被刺的。那么，死者是在什么场合被插进了这致命的凶器的呢？

那个地点，究竟在哪儿呢？

侦查人员除验尸的法医留在现场外，开始追寻死者的足迹来寻找作案地点。但是，尽管他们专心致意地进行搜查，在附近却没有找到作案现场。

皇家饭店是一家以四十二层高楼，二千五百个房间为骄傲的大饭店，能够同时接待四千二百个客人。此外，附设的食堂和大、中、小七十多个宴会厅每天也要接待许多来用餐的客人。不难想象，如果犯人混在这些客人中间的话，要将他找出来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假定作案现场是在饭店之内，搜查范围就有限了。只要能找到作案现场，或许就能找到挖出犯人的线索。

在旅客们的协助下，从二千五百套房间，七十多个宴会厅，各种食堂，到酒吧间，地下拱形马路，以及围绕房屋的一万五千平方米的院子中的凉亭，楼阁，停车场，都一一进行了搜查。尽管如此，却没有找到可以被认为是作案现场的地方。既然内部没有痕迹，当然，只能从外部考虑了。从地理上看，皇家饭店位于东京的中心区，是不折不扣的“城中心”。受害者到底从这个大城市的哪个角落，将自己这负了濒死重伤的身体拖到这里来的呢？

警察们还在搜查的时候，受害者的解剖报告已经出来了。据那报告推断：犯罪时间是在发现尸体前的三十分到一个小时之间，即九月十七日下午八点到八点三十分。凶器从右前胸刺入，刀尖擦伤肺部，到达肺动脉。由于肌肉紧裹在刀上，堵死了伤口，使胸腔内大量积血，这被认为是致死的主要原因。

负了这样的重伤，竟然还有走到电梯厢升到顶层餐厅的能力，这使解剖医生非常吃惊。医学文献中虽然有心脏受伤

后步行二百至五百米的例子和活了几天至一周的特例，但这毕竟是十分少见的，况且，大动脉割断后的行动能力要比心脏受伤后的行动能力更小。

凶器刃长八寸左右，由于猛烈的戳刺，形成了一个长达十二寸左右的刺伤口，伤口的顶端即是刺伤了肺动脉的地方。

当然，对犯人留下的唯一遗物——凶器，也进行了检查，但那是连上学的孩子们都有的极其普通的小刀。侦查从一开始就毫无进展，应当留在刀柄上的犯人指纹，由于经受害者那染有血的手握过而检验不出来了。

受害者的身分，护照上写得清清楚楚：乔尼·赫依瓦德，美国国籍，现年二十四岁，住纽约东一百二十三号街一百六十九号。来日本有旅行签证，四天之前的九月十三日进入日本。到日本是头一次。

另外，在他的遗物中还找到了新宿区某饭店的房间预定卡。警察赶到那里一看，原来是一年前才开业的商业饭店，它作为一座适应现代需求的、机械效能较高的饭店，注意是十分兴隆的。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商业饭店”。从大门进入走廊，正面的柜台上有一个办事员，柜台前只有两三个客人，显得十分空荡，据说这表示客满了。新来的旅客要先在这里付钱，领取钥匙，然后再自己进房间，这里没有领路的侍者。

休息室里有一大排自动售货机，除香烟、可口可乐、周报杂志之外，还有出售捏饭团、三明治、面条等快餐的售货机。在大厅的正面处领取钥匙，到自动售货机处买些三明治、可口可乐，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单独享用。这样效能可能高些，但却使每个客人显得单调和十分孤独，这是由于这儿正在开展节省人力运动，大力裁减服务人员所造成的。

除了客房之外，好象还有一些办事处。什么“郡阳平援助会总部”、“松原法律办事处”之类的牌子，挂在大门口边上的墙壁上。

侦查人员将来意告诉了办事人员，由于事先通过联系已经得知住在这里的那个黑人旅客遇难的情况，所以办事人员很快从办事处里叫出一位负责人模样的人。这个人一见面就说：“哎哟，这次我们的旅客遭此不幸，可真使人感到意外。”

说着，他拿出了标有“办事课长”头衔的名片，用一种接客时惯用的笑盈盈的态度，接待了侦查员们。可以看出，虽然他表面上很温和，实际上却藏有戒备之心。在他身上，有一种商人在接待顾客时所具有的时代特征——表面应酬。

“关于这件事，有几个问题要向你们打听一下。”

侦查员们知道，吃这碗饭的人，一旦闭上嘴之后，任凭你用千斤顶也无法使他开口。为了让他放松警戒，还是开门见山比较有效。

“是一些什么问题呢？只要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直说。无论什么事我们都可以协助。”

办事课长摆出积极合作的姿态，但却明哲保身地弯着腰，准备随时溜之大吉。

“先让我们看一下受害者乔尼·赫依瓦德的房间吧。房间是原封不动的吗？”

由于不是作案现场，无法进行强制性的保护，但在查明了乔尼的身分之后，警察署立即与饭店取得了联系，并从最近的派出所派出了巡捕，在附近监视着不让人们去乱动。

“是的，从派出所里已经来了巡捕。”

办事课长说着，巡捕们从里面出来迎接他们。

在办事课长的陪同下，侦查员们来到了一个普通的单人房间。里面有浴室和卫生间，室内摆着一张床，床边放着个床头柜，上面是一架电话和一些零星的生活用品。整个房间十分简朴，看上去很杀风景。

“那客人的行李呢？”

“在这儿。”办事课长指着放在屋角的已经很旧了的旅行皮箱。

“就这些吗？”

“是的，就这些了。”

“让我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吧。”

也不等办事课长回答，侦查员就打开了皮箱。皮箱没有上锁，里面只有替换衣服和简单的读物等日常用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线索。

检查完受害者随身所带的行李之后，侦查员话锋一转，向办事课长问道：

“他的预约是从哪里转来的？”

“没有预约。九月十三日晚，他突然出现了，并申请要房间，而且态度并不坏。我们这里正好有空房间，所以……”

“是他本人直接到这儿来的，还是他让司机或者其他什么人先来看一下有没有房间？”

“他本人直接来的。”

“这儿外国旅客多吗？”

“不，几乎只有些定期来住的从外地到这里出差的小职员。”

“他是用英语的罗？”

“不，他讲的是日语，但说得不很清楚。”

“他用日语讲话？”

这可是新发现。初次到日本来的外国人会讲日语，这也许是来前就有了某种准备。

“虽然他是断断续续地说的，但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思。”

“那么，预定呆几天呢？”

“他预付了一个星期的钱，暂定一周。”

“照你这么说，他还有要延长的意思吧？”

“那就难说了。我们通常是一定三天，而这次却收到了一个星期的预约金，所以……”

办事课长反复提到预约金，好象客人只要付了钱，以后的事就与他无关了。真是活龙活现地暴露出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商业饭店”的拜金主义者。

“他住在这里的时候，有人访问过他吗？”

“没有。”

“电话呢？”

“我曾问过总机，据说外线一个也没打进来过。”

“那么，他从这里打出去过吗？”

“你们看到了，电话机都在房间里，可以直接挂外线的。所以我们无法知道他曾向哪里挂过电话。”

“那么电话费怎么收呢？”

“在财会处有仪表，可以自动计算电话费。”

电话自动计费装置上标明，这个房间的客人应付一百六十元的电话费，但通话内容和接话人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极端发达的自动化装置，却成了侦查的障碍。

东京商业饭店的搜查再也进行不下去了。这里仅是受害者在旅途中睡了几夜的宿身处而已，根本看不出有和犯人接触的迹象。

这样，侦查在开始阶段就因犯罪动机、作案场所、犯人的踪迹不明而显示出难以进展的征兆。侦查总部决定和美国大使馆取得联系。同时，将遗体保存好，并通知受害者的家属前来认领。

侦查会议上，参与侦破这一案件的人们议论纷纷，争执最大的仍然是作案现场问题。坚持说在饭店内部的和认为在饭店外部的人尖锐地对立起来了。

“身负这么重的伤，连医生都感到吃惊，受害者肯定不会是外面来的，还是应当看在饭店遇害。”坚持这种意见的是参加这次搜查的警视厅侦查一处四号调查室那须组的横渡侦探。因为他生了一张猴子似的脸，所以有“猿渡”之别称。他是坚持“作案现场内部论”的鹰派。

“不要忘了，曾有过在同样部位受伤后仍保持了相当大的行动能力的先例。”与横渡唱反调的是从所在署派来参加搜查的栋居侦探。他三十岁左右，十分精明强悍，是“作案现场外部论”的急先锋。

“那种先例，不过是医学报告或文献上引用的东西，实在缺乏现实性。”

“不过，我们不是在饭店的里里外外进行了搜查之后，仍然没发现任何可疑迹象吗？”

“皇家饭店有一万五千平方米的草坪，如果在那里受到袭击的话，即使洒了些血，也会马上被地面吸干的。”

“在作案的时间内，院子里还有许多人，那些凉亭里还举行着烤全猪的野餐，而且许多客人还在散步，要躲开人们的眼睛进行犯罪，是难以置信的。”

“我认为这并不一定很难。院子里既有树林，又有竹丛，这么大的院子，不可能每个角落都有人。”